

壹、旋風

去年十二月，姜貴病逝。各報刊登了紀念他的文章，也都提到他的長篇代表作「旋風」。書市上，却處處買不到。那一陣，連續接到好幾封信和電話，都是來問或借這本書的。

一本書，尤其是文學性的小說書，竟能弄到這樣，讓一大堆人苦尋芳踪，又不知芳踪何處的，例子實在太少。臺灣出版界，一向盜風猖獗，稍微有利可圖，沒有不人人爭先翻印的。「旋風」從題材看，從筆法看，本身是一部「特立獨行」的小說——就像這個時代許多特立獨行的人物，也總遭遇奇特的命運一樣——「旋風」從誕生，到出版，到今天踪跡「無覓處」，這中間坎坎坷坷，備嘗艱辛，光「旋風」一書的來龍去脈，就可另外寫成一部小說。

「旋風」的原稿，寫成於民國四十一年元月。排印成鉛字，却已在四十六年。這中間，稿子



不知道叩了多少家出版社的大門，而終於吃盡閉門羹，只得又安靜回到作者的木箱子底。姜貴寫道：「六年之間，遭受書店、雜誌、日報及其他方面的退稿，先後不下數十次。像生下了一個不長進的孩子，爲我招來許多無謂的煩惱。多次我要把它付之一炬，以了却畢礙，而又不忍……」。

如果當時姜貴在又煩又怒的心情下，一個衝動，真把稿子給燒了，那麼今天就沒有這本夏志清說的：「現代中國小說中最傑出的一本，同時也是一部能够發人深省的研究共產主義的專書」。

「旋風」終於能印，還是作者爲了慶祝五十歲生日，要給自己找件事來高興高興——於是自掏腰包，印它五百本，用「今禱机傳」的書名，分贈親朋好友。

所以第一版的書頁上，除了這個怪書名，還加了「長篇章回小說」的說明，並且印了姜貴專



屬的「春雨樓藏版」。

「旋風」後來有四十八年的「明華書局」版和高雄「長城」版，這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

當時作者還印了一本「旋風評論集」，收集當時各報刊雜誌評論「旋風」的大小文章，合成一百五十頁，作者親題書名曰：「懷袖書」，也是五百冊。出版日期是民國四十九年九月。這本書在舊書攤上發現時，真是如獲至寶，賣書的人看它倒不怎麼起

眼，十五塊錢便賣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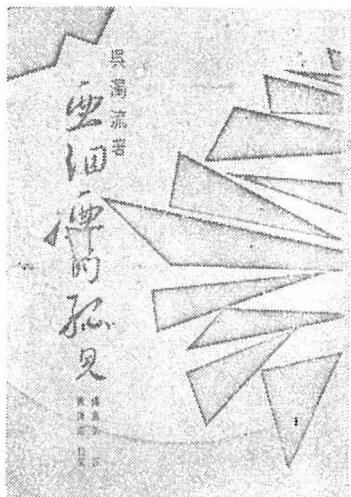
「旋風」的文字，乾淨、清爽，是第一級的白話文。姜貴又能冷靜地看清中國社會的病態在哪裏，就以五四到抗戰初期這段時間作背景，細細描繪共產黨如何在中國竄起的過程。共黨在中國成長，是由於社會病毒所提供它成長的條件，並非天上掉下來的。我們想像作者在執筆的時候，是用一種如何沉重而又清晰的心靈，一字一字，一行一行刻劃，小說家有其不可已於言者，絕不只是家國之痛的一時情緒而已。

期待了好久，至今尚未看到什麼出版社輯印出來姜貴全集。也許是版權問題，也許是其他營利的考慮，但這些都容易克服。比比隔鄰的日本：他們出版的快速與蓬勃，再回頭看看「旋風」的一書難求，姜貴生前的門前冷落，不免令人感到一個活在文化荒蕪地區的作家的悲哀。

貳、亞細亞的孤兒

偶然在光華商場裏，看見角落上一整疊吳濁流的作品，大約六七本，全是作者親筆題贈給友人的初版書。題贈日期已經是十五年前，但書却照顧得極好，完整如新。

其中當然有吳老的代表作「亞細亞的孤兒」，還是五十一年傅恩榮的譯本。



「亞細亞的孤兒」。書名取得真好。捲卷彷彿看見一個日據下的臺灣知識份子，長夜裏對着熒熒孤燈，正痛苦的自問：「臺灣人到底是什麼」？書中主角以自己的情節回答：「臺灣人是懸在半空中，無所依靠的最可憐的民族」。

這本書，最初是用日文寫的，寫作日期當在民國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之間。小說以孤兒意識作具象表徵，寫知識階級在日人佔據下所遭受的種種痛苦，深刻而感人。說起來這是一個有趣的對照——書中主角優柔、懦弱的殖民地性格，與吳濁流本人給人明快豪放的印象。前者內斂，後者外發。

吳老是個健談、健遊的人，認識他的老朋友，都知道他對不順眼的事，隨時會「破口大罵」。

這些是否多少也看出一個文學工作者的孤憤來？

對於一些抽象名詞，像「愛國」、「獎掖後進」「延續文學命脈」等等，常常在多如牛毛的專欄或什麼節日紀念文章裏看到，大家像哼歌一樣，沒有感覺的把這些名詞唱來唱去。

只有吳老拿它身體力行。他在民國五十三年創辦「臺灣文藝」雜誌，還不夠，更把退休金全部捐出來成立吳濁流文學獎。

吳老筆下儘管刻劃某種殖民地性格，本人却是劍及履及的實行家，骨頭是強而硬的。他在紙上塑造胡志明，却用自己給此地的文學後輩，創造了另一種堅強剛毅的文人形象。吳老一生所言所行，至少表達一個具體意思：不一定文學家只配長夜痛哭的。

